

D I A N A

黛安娜傳

風靡全球最暢銷的傳記



安德魯·莫頓 著

黛安娜傳



作者 安德魯·莫頓 (Andrew Morton)

發行人 林敬彬
主編 楊安瑜
編輯 簡玉書、林子尹
美術設計 邱世珮
封面設計 邱世珮

出版 大旗出版社 行政院新聞局北市業字第 1688 號
發行 大都會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0 臺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 432 號 4 樓之 9

讀者服務專線：(02) 27235216

讀者服務傳真：(02) 27235220

電子郵件信箱：metro@ms21.hinet.net

公司網站：www.metrobook.com.tw

郵政劃撥 14050529 大都會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1999 年 7 月初版第一刷

2005 年 4 月二版第一刷

I S B N 957-8219-46-6

書號 98019

定價 360 元

Metropolitan Culture Enterprise Co., Ltd.

4F-9, Double Hero Bldg., 432, Keelung Rd., Sec. 1,

TAIPEI 110, TAIWAN

Tel : +886-2-2723-5216 Fax : +886-2-2723-5220

E-mail : metro@ms21.hinet.net

Website : www.metrobook.com.tw

First published in Great Britain under the title **Diana , Her True Story In Her Own Words**
(Completely Revised Edition) by Andrew Morton
Copyright © Andrew Morton , 1998.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1999 by Banner Publishing , a division of Metropolitan Culture
Enterprise Co.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Michael O' mara.

Printed in Taiwan. All rights reserved.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本公司更換。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大旗出版
BANNER PUBLISHING

大都會文化
METROPOLITAN CULTURE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黛安娜傳 / 安德魯·莫頓 著

--二版-- 臺北市：大旗出版：大都會文化發行，

2005 [民 94] 面：公分

譯自：Diana Her True Story In Her Own Words

ISBN：957-8219-46-6(平裝)

1.黛安娜(Diana, Princess of Wales, 1961-1997) - 傳記

784.18

94003785

目次

Contents

前言	0
序	0
黛安娜的自白	2
1 恨未生為男兒身	8
2 稱我「爵爺」即可	1
3 內心深處的希望	1
4 絕境求援的吶喊	9
5 真的想逃	0
6 生命轉彎處	3
7 展翅高飛的籠中鳥	4
8 早已竭盡所能	6
9 愛火難再重燃	0
10 表演生涯不再	1
11 回歸真實自我	7
12 尋求世人肯定	3
13 人民永遠的王妃	9
14 夢想成真	5

D I A N A

黛安娜傳



安德魯·莫頓 著

ANDREW MORTON

目次

Contents

前言	0
序	0
黛安娜的自白	2
1 恨未生為男兒身	8
2 稱我「爵爺」即可	1
3 內心深處的希望	1
4 絕境求援的吶喊	9
5 真的想逃	0
6 生命轉彎處	3
7 展翅高飛的籠中鳥	4
8 早已竭盡所能	6
9 愛火難再重燃	0
10 表演生涯不再	1
11 回歸真實自我	7
12 尋求世人肯定	3
13 人民永遠的王妃	9
14 夢想成真	5



前言

前言

Acknowledgments

這本威爾斯王妃(Princess of Wales)的傳記之所以特別，主要由於黛安娜，也就是威爾斯王妃的全力配合，本書才能順利問世。這本書的內容是根據黛安娜的訪問錄音帶，及黛安娜的朋友和家人的證詞所寫成的。無論是黛安娜或她的朋友、家人都很誠實坦白的說出他們所知道的事；他們也知道，這意味著，身為皇族的一份子，他們必須要把對皇室一貫的忠貞擺在一邊。對於他們，我衷心的致上我最誠摯的感謝。

我最要感謝的是威爾斯王妃的弟弟，也就是第九代的史賓塞伯爵(Earl Spencer)，感謝他的洞察力與記憶力，尤其是他對王妃兒時與青少年時代的提供。

我還要感謝一些其他的朋友：布朗斯·福克特(Baroness Falkender)，卡洛琳·巴塞羅美(Carolyn Bartholomew)，蘇·比其(Sue Beechy)，詹姆斯·柯塞士醫生(Dr. James Colthurst)，詹姆斯·吉爾貝(James Gibey)，梅爾坎·葛洛夫(Malcolm Groves)，羅心妲·葛瑞格，哈維(Lucinda Craig)，彼得與尼爾·喜可陵(Peter and Neil Hickling)，菲力克斯·萊利(Felix Lyle)，麥可·那許(Michael Nash)，黛麗莎·妮漢(Delissa



前言

Needham)，亞當·魯塞(Adam Russell)，洛伊·史考特(Rory Scott)，安琪拉·史拉特(Angela Serota)，羅麗·史特文生(Muriel Stevens)，烏娜·多佛洛(Onagh Toffolo)，和史帝芬·丁格(Stephen Twigg)。

還有一些其他的人，由於他們的身分特殊，幫助我得到一些皇家方面的資訊。他們不吝惜的指引，實為無價。

我還要感謝我的出版商麥可·歐馬若(Michael O, Mara)，感謝他在從構思到完成的這條艱辛路上的幫助與支持。我還要感謝我的太太琳(Lynne)，感謝她的耐心與容忍。

對書中照片提供者的致謝

Photograph Acknowledgments

威爾斯王妃的父親，也就是第八代的史賓塞伯爵，在他一九九二年三月過世之前，曾經非常好心的允許我們使用他的家族相片，這本書中很多的相片都

安德魯·莫頓
一九九七年九月



前 言

是從他那裡複製而來的。

另外，書中其他威爾斯王妃跟她的孩子，現代又美麗的照片都是出自於派屈克·迪馬齊爾(Patrick Demarchelier)。





序

Foreword

黛安娜，也就是查理王妃，不幸於一九九七年八月三十一日猝逝後，全世界籠罩在一片哀傷、惋惜、遺憾的氣氛中。之所以有這種全世界同悼的現象，不但顯示出她個人在這個世界舞台上的影響力，也顯示了她個人的地位。她象徵新生代、新秩序，以及未來新女性的先鋒部隊。即使是現在，我們都還在試著想辦法用言語，表達我們對她離去的感受，以及她對我們的意義。還有，爲什麼那些從未見過她的人也會那麼的悲傷，甚至比自己的親朋之死還要難過。也許是一種無法解釋的化學因素，她似乎已經將這個新世紀的精神融合起來了。所以，當我們埋葬她時，似乎也埋葬了我們自己的一部份。那些守在送葬途中，到肯辛頓宮(Kensington Palace)，到她倫敦家中的人，不但是爲她掉下眼淚，而且也是爲他們自己。諷刺的是，有一次，當黛安娜被問到，她想要在墓碑上刻上怎樣的話時，她的反應是：「一個在嬰兒時期就已經失掉希望的人。」這是個不算吉祥的回答，但卻刻畫了她短暫的一生。

這些淚水跟鮮花中，夾帶了那些拋棄她的皇室成員，以及追逐她的媒體記者們的罪惡感、羞恥感以及悔恨。這也不禁讓我們深深的感到時代潮流的行進，在這過去幾年來，社會的潮流在文化上、社交上、以及政治上都已經大不



相同了。就像在一九九七年五月的大選上，英國人民給了工黨前所未有的大勝利，表達百姓心聲，在查理王妃黛安娜的葬禮前和葬禮上，人民也一同說出了他們對皇室以及媒體的不滿和失望。因為他們相信，這兩個有影響力的集團背叛了查理王妃黛安娜以及他們的心聲。黛安娜就如百姓一般，反映了人民的心聲。所以。新的首相東尼·布萊爾(Tony Blair)，他形容黛安娜為「人民的王妃」。

當女皇與她的家人站在白金漢宮(Buckingham Palace)的門邊，對著儀隊引領經過的黛安娜靈柩深深一鞠躬時，那個舉動的意義深深大於對一個深愛女人的哀悼。那表示對黛安娜拋棄過去，豎立起自己新風格的一個認可。在電視轉播上，黛安娜的弟弟史賓塞伯爵在短短七分鐘內，抓住了這個情緒，將他自己從一個默默無名的皇室後代，轉變成國際注目的焦點。更重要的是，他巧妙地諷刺了皇室，他說：「黛安娜並不需要任何皇室的頭銜來塑造她個人的魅力。」而他更在悼文中對媒體嚴厲的抨擊，透過對黛安娜精神的描述，字字句句都顯露無遺。他的言詞勇敢、直接，表現出難得的誠實，透露出社會大眾少知的細節，並且針針見血、振振有詞，完全表現了黛安娜成人之後，在生活中的掙扎，針對著皇室成員、政治家以及媒體，完全講出我們心中想講的話。從他的演講結束後所得到的掌聲看來，黛安娜在死後終於得到了勝利。

這不只對英國人來說，是值得記憶的一週，而且也是全世界人值得記憶的一週，甚至會在未來的幾個月、幾年、或幾十年內，將會有很多探討，討論黛



序

安娜對我們個人、以及整個社會的影響。由於她的生活真實的反映了我們所生存的這個時代，這樣的討論不但是對的、合適的，而且也是大家所樂見的。同時，也會有很多對於她這一生的評價產生。就在我寫到這裡的同時，市面上衆多有關於她的傳記、錄影帶跟紀念集正在出版。對於我們想要了解黛安娜的謎樣特質，與成爲公衆偶像的魅力，這樣的出版品有其實質意義。但是，隨著時間的流逝，歷史將會蒙蓋了我們對黛安娜的記憶。而那些認識黛安娜，或是以爲自己認識黛安娜的人，也會轉移了公衆對這個我們所敬愛的女人的印象。而黛安娜對自己生活的想法，和她急於要告訴世人的部分，或將隨著時間的流逝，而被扭曲抹滅了。

對我而言，較諸其他人更輕易參與其中。我的兩本書：「黛安娜：她的真實故事」(Diana, Her True Story)，以及「黛安娜：她的新生活」(Diana, Her New Life)，現在世界各地的圖書排行榜上都是暢銷書。如果那些書中有任何因著商業利益的需要而扭曲的事實。就會對不起黛安娜，也扭曲了歷史，更與史賓塞伯爵在葬禮上所表達出人民要求誠實與公開的精神相牴觸。

大家可能從不知道，王妃本人對我的這本書，也就是在一九九二年六月出版的「黛安娜：她的真實故事」所付出的心血。這本書的本意跟目的就是要做成一本她的自傳，聽她親口敘述一個曾經有口難言，對生活充滿無力感的女人的故事。書中所有的故事，都是出自於一九九一年的夏天跟秋天在白金漢宮中跟她的訪問錄音帶。這裡的談話不是在錄影的燈光下，沒有任何的排練，也沒



序

有任何重來的機會。她的話句句發自內心深處，只有簡單的大綱，透露出一個被全世界所愛慕的女人的悲傷與孤單的痛苦感覺。現在再一次回首她這些不被世人所了解的一生，以及她突然的死亡，令人無不撫卷歎息，潸然落淚。今天，她的話語在歷史的考驗中，仍能顯出獨特的智慧。

自那個不幸的一九九一年夏天後，又發生了很多事，所以，對查理王妃而言，很難用適當的言語表達出那種令人窒息般的情感。她覺得自己宛如囚犯，被困在苦澀、無法滿足的婚姻中，被銬在無情的皇室制度中，也被社會大眾一切實際的假想給鎖住。不管她走到哪裡，總是跟著一大堆的保鑣，一舉一動都被記錄下來，甚至每一個到她家的訪客都要被登記和檢查。她不僅是被警察跟攝影記者所監視，而且也被皇室跟她們的親戚們所監視。她的心中漸漸的蔓延著一種侵蝕她的痛苦。那就是，她愈來愈覺得她的生活荒謬可笑而又難以滿足。

她與威爾斯親王(Prince of Wales)的生活，實質上早已結束了。她知道王子已經回到他的第一個愛人卡蜜拉·帕克·鮑爾(Camilla Parker-Bowles)的身邊了。然而，就像卡夫卡(Kafka)小說中的主角一樣，她的這些焦慮被政府高層人士批評為幻想和疑神疑鬼，甚至大作文章，寫成一些有關她的丈夫性無能的小道消息。就像在數年後，當黛安娜接受英國國家廣播電台(BBC)的節目「概論」(Panorama)的訪問時所說的：「我丈夫的朋友都表示說我的情緒又不穩定，又開始生病了，我應該被放到療養院中休養。我覺得自己好像令他



序

們蒙羞。」但是，現在整個世界都知道她的直覺是對的，連威爾斯親王自己都承認，他的婚姻在一九八〇年代的中期就已經可以說是不存在了。

當時，當她的婚姻開始搖搖欲墜時，她最擔心的事就是她丈夫的朋友們會開始毀謗她，讓全世界的人都相信她是個不理性的人，不但不是個合宜的母親，也不合適代表皇室。

然而，古老的皇室系統就跟她的婚姻一樣的令她挫折。她直覺皇室的作風已經過時了，所以她的角色跟野心就只好一再的被犧牲。她稱那些貴族們是「穿灰色西裝的男人」，只有在她被視為一個盡責的母親和妻子，和一個她丈夫身邊美麗的洋娃娃時，才會覺得稱心如意。同時，她也覺得皇室不斷的在削減她的地位，好提高查理王子(Prince Charles)的群眾基礎。

當她從孤單的牢籠伸出求助的雙手時，無時無刻不在別人的拒絕聲中渡過，隨著公眾對她這個如神話般的婚姻更加誇大時，她的世界幾乎又被鎖進另一個牢籠中。當一九九一年他們的結婚十週年時，一連串的報導和書籍出版的慶祝活動，更像替她的牢房加上了新的鐵欄杆。她的一個朋友說：「她覺得頭上好像套了緊箍咒。不像其他的女人，她是不能離開孩子單獨行動的。」

就像犯人蒙冤般，黛安娜的心中有一股渴望，希望能夠向世人說出她生活的真相、她被扭曲的感覺，還有她心中孕育已久的野心。她只希望有自由能講出心中的話，讓她的人民能了解她，並為她做個公斷。她說：「讓他們來做個評判。」她有信心社會大眾並不會像皇室或是媒體對她的批評一樣嚴厲。她想



序

要解釋她所見的事實真相，但也害怕皇室成員認為她有精神上的疾病，而想將她送走。她的害怕並不是憑空虛造的，因為，在一九九五年英國國家廣播電台的訪問播出時，當時的國防部長(Armed Forces Minister)尼古拉斯·索曼(Nicholas Soames)，也是查理王子的好友之一，就形容黛安娜正呈現出「更嚴重的妄想症」症狀。

然而，她是如何把她的訊息傳到外面的世界的呢？檢視英國的社會狀況，她發現她並沒有太多的機會發佈她的故事。六年以前，當「黛安娜：她的故事」尚在準備階段時，皇室幾乎握有所有的控制權。即使是今天，皇室已經創傷累累，也比較謙虛，但她對於媒體仍有強大的影響力。溫莎家族(the House of Windsor)在那時，即使是在現在，也是英國本島上最令人畏懼的家族。有公信力的媒體像是英國國家廣播公司、環球電視台(ITV)，或是其他有品質的報社，假如她向他們表示想要出版她的故事，他們一定都會感到天旋地轉，丈二金剛摸不著頭。但是，要是她將故事放到那些小報上的話，她的故事就會被政府高層人士寫得體無完膚，就像那些誇張的小道消息一樣。

所以，該怎麼辦呢？在她周圍的幾個好朋友，已經開始擔心黛安娜的安全了。過去，她已經有好幾次差點失去生命的自殺行動了，要是聽任她的絕望感再滋長下去，慘劇真的有可能發生。但是，她們也相信，黛安娜對孩子的愛還不至於會讓她走上這條路。

一九九〇年的冬天，當我開始找尋查理王妃的傳記資料時，我還不太曉得



序

她那些朋友們的擔心。身為記者與作家，我從一九八二年，也就是黛安娜嫁給威爾斯親王的第二年起，我就開始寫一些有關皇室的報導了。所以，我跟皇室中的各家族多少還有一些接觸，也跟查理王妃，以及約克公爵夫人(Duchess of York)都有些關聯。在一九九〇年初，我曾經寫過「黛安娜的日記」(Diana's Diary)，是一本有關王妃一生事蹟的書，而且，事後我才知道，她本人對這本書非常的贊同。

當我在為這本書找資料的時候，我才了解到皇室的婚姻生活並不是很美滿。黛安娜的朋友跟以前的同事都替她隱瞞了她的不快樂。而這些傳聞也並不是什麼新消息。因為，有關查理夫妻不合的傳聞早在一九八七年她們拜訪葡萄牙(Portugal)時就已經傳出。那時，她們兩個堅持要分房住。由於我的新書是涉及黛安娜所有生活的一本傳記，我試著要了解黛安娜生活的全貌。所以，我很快的就了解到這個令人難過的事實。

同時，就在黛安娜還處於皇室兩難的局面中，她一方面也注意到我為星期天日報(Sunday Times)所寫的一系列文章，裡面我注意到了查理王子在海格洛夫(Highgrove)黛安娜三十歲生日宴會上的狂怒舉動，以及黛安娜的私人秘書克利斯多夫·愛爾爵士(Sir Christopher Airey)的離去，在這些事件中，我都對黛安娜的遭遇致以無限的同情。她注意到了我正在蒐集她的生活事件，也發覺我是個自由作家，我跟福利街報(Fleet Street)沒有任何瓜葛，更重要的是，我也不隸屬於白金漢宮，這對她將來的任何行動來說，都是個需要考慮



序

的重要因素。在很多的場合，在一些可預期的猶豫之後，她終於決定要打開她內心的鎖，而我也成為報導她真實故事的管道。

但是，還有一個主要的困難。一個作家拜訪白金漢宮一定會使警鈴大作的，尤其是查理王子還住在裡面的狀況下。就像電視記者馬丁·波許(Martin Bashir)，為英國國家廣播電台的概論節目訪問查理王子時，他發現使用詭計來規避永遠處於警戒狀態的皇室系統是唯一的方法。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他做訪問的方法是在安靜的禮拜天，將他的攝影工作人員偷渡進去白金漢宮。

我跟黛安娜的訪問方法則是採用代理人的方式，我們用一個可靠的中間人，替我們傳遞訊息，以避人耳目。於是，我從她童年開始，寫下了有關她生活的種種。她用一架非常古老的錄音機，在她安靜的私人起居間中錄下這些回答。雖然這並不是個很好的方式，因為我們並沒有辦法從她的回答中，做立即的問題反應。但是，一個不一致但可以理解接受的生活相貌具體成型了。身為一個長年在皇室世界中工作的人，知道逃避、模稜兩可和秘密，是這個世界中正常的現象。一開始，我對黛安娜的坦率感到咋舌，也不相信她所透露的那些令人驚訝的故事。在第一次的會談中，雖然有很多的問題是事先就準備好的，但是當錄音機打開，聽著她侃侃而談其內心世界，毫無中斷阻礙，那真是個很棒的紓解方法。

在她的皇室生命中，那是她第一次覺得自己有力量的。最後，她的心聲終於得以伸張，她的故事終於要被說出來了。她告訴那個可以信任的中間人：「告